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553815

10位ISBN编号：7532553817

出版时间：2009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作者：陈明,范江萍

页数：22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内容概要

《列子》作为道家经典，虽然其成书真伪历代有争论，但因其充满了个性和智慧，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，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，如黄帝神游、愚公移山、歧路亡羊、杞人忧天等，篇篇珠玉，读来妙趣横生，隽永味长，发人深思。

本书从道是何物、淡然生死、自然而然、物我两忘、洞察小慧、清谈玄论、真假难辨七个方面，将《列子》一书的精髓轻松完整地展现于读者眼前。

因此，本书不失为一本全面了解《列子》的入门读物，也可以作为一种为初学者教授《列子》的基础教程。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书籍目录

出版说明前言第一章 道是何物第二章 淡然生死第三章 自然而然第四章 物我两忘第五章 洞察小慧第六章 清谈玄论第七章 真假难辨篇目索引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道是何物 道，是最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汉字之一，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字，它和天、理、气等等都属于中国哲学的基本术语，这种术语的定义丰富而又模糊，不是简单地说多义、多元就可以了。

在汉语中，道，的确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词汇，以至于你想彻底了解它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在不停地用着这个词来表达意思，在古籍中的使用频率极高，而我们也不妨把所有的实用案例都看作是对这个词的诠释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想用一两句话来解释“道”，那是决不会令人满意的。

许多现代的词典或论文出于实际需要把“道”解释为规律、本体之类，无非是把西方哲学中的类似范畴搬过来，其吻合度究竟如何，哲学家会去讨论，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决不是一个好主意。

因为我们都是说汉语的中国人，舶来的规律、本体我们看似很熟，那只是教科书上用得多罢了，真正熟悉的还是透过语言融入内心的汉语词汇。

哪怕是刚刚开始正式学习的少年，他完全可以通过“茶道”、“剑道”、“养生之道”这些依稀相识的种种去构架他自己心中关于“道”的理解，又哪里需要陌生的词汇来做这种骑驴找驴的文字游戏呢？

考卷上的词语解释题是一回事，自己的学习、体悟是另一回事。

看看中国的古人是如何来表述这个麻烦的“道”的，或许等你渐渐把这些看熟了，虽然同样无法用片言只语解释“道”，却再不会去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。

【原文】 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

国君卿大夫眎之，犹众庶也。

国不足，将嫁于卫。

弟子曰：“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，先生将何以教？”

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？

”子列子笑曰：“壶子何言哉？”

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。

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。

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

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

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常化。

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，阴阳尔，四时尔。

不生者疑独，不化者往复。

往复，其际不可终；疑独，其道不可穷。

《黄帝书》曰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

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

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’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

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

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，非也。

”——《天瑞》 【今译】 列子住在郑国的圃田，四十年来没人知道他。

在公卿大夫这般贵族看来，他就像是一般的老百姓一样。

郑国发生了饥荒，列子准备离家到卫国去。

他的学生说：“老师这次出去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学生想请教一些问题，老师将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呢？”

老师没有听说过壶丘子林的话吗？

”列子笑了，说：“壶丘先生哪里又说什么了！”

即使如此，他曾经告诉过伯昏瞀人一些话，我从旁边听到了，就把这告诉你们吧。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他说：有能生成万物却不能生出自身的，有能演化万物却不能演化自身的，无所谓生成的才能生成无数众生，无所谓演化的才能演化万物。

有生成不是因为谁能去生成什么，而是不得不生成；有演化不是谁能去演化什么，而是不得不演化，所以说常生常化。

常生常化就是时时刻刻在生成，时时刻刻在演化，正如阴阳和四时。

那无所谓生成的，可能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本原；那无所谓演化的，则循环往复。

循环往复，便找不到它的边际尽头；可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本原，其中的道理当然无法穷尽。

《黄帝书》说：‘虚空之神不死，它就叫做玄牝。

玄牝的大门，就叫做天地的本根。

绵延断续，好像存在又并不真切，却耗用不尽。

’所以生成万物的，自己无所谓从何生成；演化万物的，自己无所谓被谁演化。

自己生成，自己演化；自己成形，自己着色；自己产生智慧，自己产生力量；自己消亡，自己生长。

说有谁去使它生成、演化、成形、着色、产生智慧、产生力量、消亡、生长，那是错误的。

” 【述评】 我们现在摘选《列子》的若干语段作翻译、加述评，本意在于使读者能够通过局部了解整体，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。

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，选这一段做样本本不合适，一来这一段不好玩，二来其内容神神道道，大有不知所云的意思，一边翻译一边心慌，再要给它做述评真是自找麻烦。

之所以还是选了它，理由只有一个：它是全书的第一段。

这个理由看似有点荒诞，但不妨静心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。

我们读一本书为了什么？

别光说好听的，什么增长知识、开拓视野、把自己培养成更全面的人才之类，那是空话。

古往今来，读书只有两种基本原因，一是功利性目的，比如应付考试；二是出于某种兴趣，比如听说这书中的某个观点是你很赞同的，或某句话让你觉得很有气势等等。

两条都不符合，那只能说是偶然发生的无意识行为。

如果是第一种理由，那你对书的内容是很无奈的，在人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，为了要得到预期的好处，再没劲的书也要读得熟。

而第二种情况则是一个反复试探的过程，很可能先前听说这书很有趣，真拿来读时颇为失望，很快就舍弃了——这种舍弃是否正确，可能需过很久才能够判断。

因此，既然我们现在专门介绍《列子》一书，就不能特地去挑有趣的、容易的章节，而是要挑有代表性的章节，否则你一旦去读原书很快会有上当的感觉而放弃深入。

至于说全书第一段和它的代表性有什么关系，那也是颇为有趣的话题。

如果把中国的古书看作一个整体，那么，在刚刚入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头雾水，谁都想一阵阅读之后就能略通大概，接着就可以向满腹经纶的境界进发了。

但这似乎并不现实，以今天一般人对文言文的学力来说，只要能称之为书的古籍，不论部头大小，从头到尾完整读下来的并不多。

很多人对他喜欢的古书实际上停留在一个“半了解”的档次，比一无所知的人多知道不少，就此书吹吹牛、蒙蒙人问题不大。

不要看不起这种“半了解”，这几乎是“真了解”或“精通”的一个必由的过程，即便很多人就终生停留在“半了解”，那也总比不了解的人多知道些吧。

那么，想要“半了解”该做些什么？

很简单，把书拿过来，认真地读三样东西：前言、目录、正文的开头。

读完了，你也就开始进入“半了解”的状态了。

前言通常是专门有人花心思做的，把全书的概貌浓缩在文中。

目录则可以了解全书的结构。

开头呢，必须说一下，这大致是一个习惯——看戏看最后，那叫压轴戏，好看；看书正相反，要看开头，往往越到后面越烂。

《论语》没全读过不要紧，知道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就达到基本要求了；《诗经》没全读过不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要紧，知道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就不算无知了。

再看《孟子》，大段的、完整的好文章差不多全放在前面，到最后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段落。

所以，这大抵是前人编书、著书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重前轻后而开场第一篇更是重中之重，有所谓开宗明义的说法。

现在我们回来看《列子》的开头。

老、庄、列被看作是道家的三巨头，道家是要说“道”的，《老子》篇幅短，理论色彩强，开头便是“道可道非常道”，虽然有些绕口而深奥，但直奔主题；《庄子》酷爱寓言，开头便是《逍遥游》，那鲲鹏展翅的大气令人折服，当然主题也是“道”。

跟这两家相比，《列子》这个开头多少有点暗淡，虽说还没有脱离“道”的主题，但显然缺乏自己的特色，行文结构有点像《庄子》也有点像《孟子》，而说的这番道理比之老庄，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、故弄玄虚，只是在“生”、“化”之间绕来绕去。

或许这也是很多人从直觉上就怀疑《列子》是伪书的原因之一吧。

《列子》是注者张湛伪作，这个说法很流行，如何判断是学者的事。

但这书的开头没有打点好，却是肯定的。

其实后面有不少精彩的章节如果能置为首篇，效果比这一篇要强得多。

同时，作者也并非全然没有对这开场白下功夫，只不过用力点选得有点不妥。

比如所引《黄帝书》一段，全然就是今本《老子》中的话。

而所谓《黄帝书》的说法，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分析，既不是空穴来风的杜撰，也未必就是一个标准的书名，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少托名黄帝的著作，基本都是春秋战国时人写的，思想内容和老子比较接近，所以后人有了“黄老学派”的说法。

这些号称是黄帝的书有时候会泛称为《黄帝书》。

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是否某种《黄帝书》中确实也有“谷神不死”这一段，但可以肯定《老子》中是有的，只有《黄帝书》的年代要早于老子，甚至真是出自轩辕黄帝之手，并且老子又正好抄袭了这一段，那么，《列子》称这段引文出自《黄帝书》而非《老子》才是合理的。

不过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因此，只能说《列子》的作者是在故弄玄虚，刻意地避熟就生，以期自抬身价。

还有一个很滑稽的地方，就是莫名其妙地用了一个“嫁”字。

这里的“嫁”不过就是到、去的意思，不要说我们今天冷不丁看到这个字会发愣，就是在先秦诸子的文章中，这句话一般也就写成“将适于卫”或“将之卫”就行了。

这个用法出自古老的字书《尔雅》：“嫁，往也。”

《尔雅》是专门解释字义的书，但其中有很多字的解释是只见定义、不见实例的。

那么，《列子》这莫名其妙的一“嫁”，是不是也很怪诞呢？

.....

<<列子·凌风的清谈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